



【生活札记】

五角场，几经风雨几经沧桑

文 叶基馥

人间四月天，春光最明媚。

4月9日，叶辛、李伦新、吴欢章、简平、刘希涛等上海作家、诗人参加了由五角场街道举行的“上海作家看五角场”采风写作活动。虽然我不是作家，但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。跟随作家们一路观看，一路采风，“彩蛋”、商厦、江湾体育场，环绕五条道路的商圈，聚集大批创业者的创智天地，眼前的实景与五角场百年变迁的场景相互交叉浮现。

五角场曾是“大上海计划”中的上海市中心，建造了市政府大楼、图书馆、体育场。1937年，因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计划夭折，留下几处建筑，几处路名。在我儿时的脑海里，五角场与江湾机场连在一起，很远很远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第一次来五角场。我大伯患肺结核住进了叶家花园，也就是上海第一肺科医院。每次去医院看望，必要经过五角场换乘99路公交车。我从平凉路乘

坐25路再换乘8路公交车，一路颠簸到五角场。当时给我的感觉是，五角场确实偏远，商铺也十分简陋，仿佛把我又带到了务农时曾多次光顾的钱桥、南桥。

从医院返回五角场，经过一家简陋的饮食店，我进去后坐在一条长凳上，叫了一碗阳春面。这面条味道倒不错，原汁原味，葱香扑鼻，这是初到五角场给我留下的唯一好印象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1988年，我搬迁到中原小区，与五角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。我喜欢逛书店。五角场有家新华书店，坐落在淞沪路上，书店的斜对面就是给我留下好印象的那家饮食店。那时，那家饮食店还在，五角场的面貌依旧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随着江湾机场关闭，五角场开发建设摆上了日程，区里也组建了“五开办”推进开发建设工作。

那时的五角场终于热闹了许多，书店对面开设了一条用雨棚搭建的服装街，从淞沪路一直开到国济路，占据了整条道路，吸引了不少行人。而最具人气的是晚上的地摊，每到下午四点，许多个体商贩扛着大包小包

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，5点不到各类摊位已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摆开。

人流熙熙攘攘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热闹是热闹了，但给人的感觉是杂乱喧扰，出售的商品鱼龙混杂，各类骗局也时有发生。这与同列为市级副中心却已崛起的徐家汇形成鲜明对照。

进入21世纪，五角场的蜕变才真正开始。2004年，随着朝阳百货大楼的一声爆破巨响，五角场的开发建设进入了快车道。环岛四周的简陋商铺相继被拆除，取而代之的是万达商业广场、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、东方商厦（现改为悠迈生活广场）、苏宁电器广场。2016年，在原翔殷电影院、翔殷邮局等原址上又建起一座漂亮的商厦——上海合生国际广场。这一座座商厦如同一艘艘扬帆启航的巨船，气势非凡，颇为壮观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商厦的辉煌灯光与“彩蛋”的变幻莫测遥相辉映，勾画出当代“夜上海”的魅力。

岁月更迭，沧海桑田。五角场的变迁，让我感慨万千。祝愿五角场越变越靓丽，祝愿祖国日益繁荣昌盛！



▶ 【杨浦区图书馆新书推荐】

一座城市的记忆由人书写，一个人思想的记忆也会留在它所传播的城市里。那些安静伫立的老建筑们，无声地见证了那段岁月，也无声地守护着城市的文脉与传承。本期带您走进上海滩的洋房和里弄，探寻建筑厚重斑驳的历史记忆。

《上海老洋房》

胡家康 底谓

学苑出版社

索书号：TU-881.2/4630



《邬达克的家》

刘素华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索书号：TU-862/0452

本书内容包括哥伦比亚住宅圈的外国人圈子、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的四个家、建筑师邬达克理想的家、哥伦比亚路旧居的乡村生活、邬达克离开后的旧居等。



《上海里弄房》

[爱尔兰]格雷戈里·布拉肯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索书号：TU241.5/4252

诞生于19世纪末的上海里弄房，是中国传统庭院住宅和西方排屋的混合体。作为上海独有的房屋类型，里弄房模糊了公共和私人生活空间的界限，创造出一种生机盎然的社区生活。读者能看到里弄房的历史、里弄房的不同类型。里弄房给上海还带来一种特殊副产品，这就是对文学和电影的影响。



《上海石库门里弄房屋简史》

田汉雄 宋赤民 余松杰

学林出版社

索书号：TU241.5/6434

石库门通常被认为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之一，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作为时代建筑的典范，相对于外滩而言，老上海的石库门建筑群更多地体现了上海混血文化的精神，而与石库门有关的名词则成为老上海们温馨的记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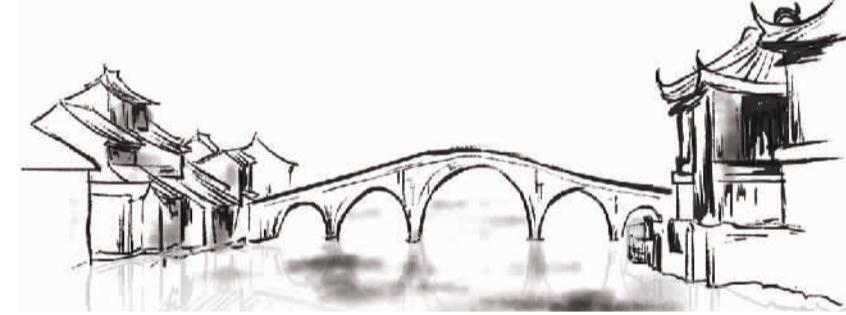
随塘河

文 秦演

前不久途经军工路，发现殷行路桥堍旁新立了一块木牌，上书：清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，始筑衣周塘堤岸，挖土筑堤，沿堤形成河道，因傍衣周塘，故名随塘河。落款是上海杨浦区建筑和管理委员会。这短短的文字勾起了我的乡情和对童年的缅怀。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打开，随塘河的往事宛如泉涌……

记得听外婆说过，随塘河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乾隆年代。河道是商贾往来的水上运输线，周边村镇的居民过端午节时还会在河里赛龙舟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我读小学时，河里还常有运输船来往，装的大多数是建筑材料和粮棉等农产品。河水清澈，两岸居民在水桥边淘米洗菜，夏天在河里游泳嬉戏。

到六十年代，水质尚无明显变化，河中的鱼虾依然活蹦乱跳，河边的杨柳随风摇曳、生机盎然。夏天，河滩上常可看到跳鱼、蟛蜞和河蟹。小跳鱼稍受惊吓，就会跳过水面，钻到水草里或蟛蜞洞内躲藏。到了冬天，如果幸运还能看到大乌龟背着小乌龟憨态可掬地在水桥石上晒太阳。一年四季，无论是垂钓还是罗网都能满载而归。即使你没有捕鱼工具，赤脚下河摸鱼也收获颇丰。



进入七十年代，两岸人口更为稠密，生活污染日趋严重。更主要的是周边工厂，特别是化工厂的污染，随塘河的水质快速恶化，鱼虾明显减少。记得一年冬天，有一次海水倒灌，发生“咸潮”，河中浮起许多拼命挣扎的河鲫鱼，引来许多人用海斗或箩筐下水捕捉。到了八十年代初，随塘河里已没有鱼虾，连生命力最强的小龙虾也见不到了，更不会有人大水游泳、洗澡，因为水实在太脏了。九十年代中期，政府曾出资整顿过河道，只是治标不治本，没有根本杜绝各类污水源头的排放，水中生物几乎灭绝。

一晃廿年过去了。今年清明节，我去共青森林公园踏青，又途经随塘河，眼前景色

令我惊叹。河边竖着河长制的牌子，还有区市政和水务管理中心的告示牌。河中养植了一些水生植物，据说是从日本引进的，对水质有自净功效。

岸边多处见到垂钓者，看来河里鱼儿不少。河边还有“珍惜生命，严禁嬉水”的告示牌，看来由于水质的改善，已有游泳爱好者来此野泳。河坡上的海棠花和杨柳，还有路旁空中的电线倒影清晰映在清澈的河水中。水中有许多小鱼游来游去，青蛙和蟾蜍扑通一声地跳进河里，足见生态环境有了很大改善。临河的建筑物外墙上，有关单位也画上了漂亮的鱼乐图。三百年河龄的随塘河已“返老还童”，重焕青春。

在柏林骑车

文 张佳

记得我在德国的时候，街头还没有共享单车。和国内比起来，自行车在德国是件“贵重物品”，商店里的标价动辄几百欧元甚至上千欧元。最便宜有迪卡侬120欧元的基本版自行车，也只有关键部位，“不关键”的挡水板、脚撑……通通被省略。德国规定晚上骑车必须开灯，所以还需要购置大灯、头盔等，又是一笔开销，而且这些小玩意也贵。好在周末的跳蚤市场里，二手自行车的价格相对低廉。记得我当时就是经一台湾同胞的介绍，和朋友一起去柏林的一个二手市场扫货。一番讨价还价，以五六十欧元谈妥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

德国这个汽车王国，私家车拥有量很大，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骑车一族的行

列。我们大学汉学系一德国老太太，中文名叫海迪，年近六旬了，按理说也不差钱，偏偏就喜欢每天骑车来来往往。有一次，她还带我骑车游柏林，走走停停，热情地介绍一路上的风景。也难怪，国外地广人稀，风景优美，空气清新，骑车如在画中游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绿色环保零排放，一举两得。

德国人遵守交通规则，讲究秩序到了刻板的程度，行人与自行车各行其道，彼此礼让三分，基本不会相互干扰。行人如果不慎走入自行车道，被骑车人打铃提醒，会赶紧道歉退出。相应地，在人行道上骑车是不允许的，当然小朋友例外。小朋友的自行车总是插上一竿高高的小旗，又醒目，又拉风。

在德国，有车一族尤为不便的是找不到修车的地方。国内随处可见的路边修车小摊，在这就是望穿秋水也别想找到一家。若



去正规商店找人修理，德国的人工费用又高得吓人，修一次差不多就是一辆车的钱。没办法，人家德国人车子坏了都是自己动手亲自调理，咱们也只好入乡随俗。爱车有了小毛病，也只得撸起袖子、拿起扳子，自己做一回修车师傅了。

纠错有奖

欢迎大家来做“啄木鸟”



如果您在阅读本期《社区晨报》时发现任何差错，可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上海社区发布”并于后台直接留言，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（注明报纸名称、所在版面、文章名称、差错细节，也可以直接发送报纸截图）。每期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，将成为本期最佳“啄木鸟”，并获得100元的现金奖励；每期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，则将成为本期优秀“啄木鸟”，并获得最新出版的《咬文嚼字》杂志一本。

2019年3月优秀“啄木鸟”：

沈庆麟、沈周建、朱佳琦、严志明、金革文、万山红、顾姚根、杨保飞、张德胜、沈振远

2019年3月最佳“啄木鸟”：徐俊培



扫描二维码关注“上海社区发布”